

YU LIAN WEN CONG

雨帘文丛

池莉

随笔自选

于云破处看天蓝

多年过去了。近年来我逐渐发现自己的小说里并没有多少我童年梦想的划痕。为此我深感遗憾和羞惭。我诧异那些美丽梦想是怎么从我的指缝里滑漏的呢？



族出版社

雨帘文丛
YU LIAN WEN CONG

CHI LI SUI BI ZI XUAN
池莉随笔自选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丛书策划 陆少平 覃琼送 包晓泉
责任编辑 包晓泉
装帧设计 张文馨
责任校对 苏兰清
技术设计 余秀玲

●雨帘文丛●
池莉随笔自选

出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广州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84 千
版次 2001年7月广州第1版
印次 2001年7月广州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63-3534-2 / I·910

定价: 17.00元

目 录

- 野草地之战 (1)
- 真实的日子 (19)
- 你是我永远的表达 (29)
- 女人与形式 (32)
- 生活总有梦 (38)
- 酒和我 (43)
- 一双红拖鞋 (46)
- 学说话 (50)
- 之后迷上电影 (54)
- 话语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61)
- 吃好的不易 (64)
- 我无书斋 (70)
- 不幸被言中的故事 (73)
- 新桃换旧符 (76)

-
-
- 中国的礼物 (79)
一日胜过百年 (83)
下上海 (87)
一口咬醒梦中人 (91)
时间在哪里 (94)
迷人的弦外之音 (97)
切丽的猫姓什么 (101)
学会离开 (104)
海氏的刻薄 (107)
狗道沧桑 (110)
一场侠客梦 (113)
让我们重新做游戏 (117)
在广东吃虫 (120)
话说成九斤 (124)
武汉的水 (127)
人类的光芒 (130)
归真返璞之路 (133)
统治者外祖奶奶 (136)
女友拾趣 (141)
新一代书生 (145)
奇事录 (148)
感觉电视 (156)

张爱玲的圆满 (166)
-

-
-
- 完整的碎片 (170)
小丁可乐 (174)
一个叫陈乐平的人 (177)
永远的女孩 (182)
- 我 (186)
一条自己的小路 (193)
虚幻的台阶和穿越的失落 (199)
信笔游走 (212)
重要的是什么 (218)
不做人与不处世 (221)
不可替代的享受 (223)
想要幽默不容易 (226)
神仙过的日子 (229)
正在来往之中 (231)
于云破处看天蓝 (233)
做旧 (236)
短篇的可怕 (239)
地理的突围 (241)
写作是一种活法 (243)
我想我在另一个地方 (246)
在瞬间感知命运 (249)
-

野草地之战

—

那年，迎接新春的是一场百年未遇的鹅毛大雪。我十九岁的母亲早上还在从容不迫地梳理她那垂到膝盖的如瀑长发。她和以往任何一天一样，将长发编成两条辫子，在辫梢扎上缎带，然后，甩着双辫去医院上班。后来冒着大雪回家的就是两个人了：我躺在了我母亲的怀里。

我出生在一场覆盖了一切的大雪中。

我视有雪的日子为故乡，心中却永远怀着对绿色的向往——许多年之后，我发现它是我与许多事物发生关系的缘起。

比如，那片野草地。

二

那是一片非常普通的草地，约摸一个篮球场大，坐落在我曾居住过的生活小区里，十几栋住宅楼围绕着它，十几条小路由它生发出去。根据我们这个生活小区的拥挤状况，不难猜测，在这个生活小区绘制图纸的时候，这片草地曾是设计者的美丽梦想。它绿草如茵，种了许多的观赏树木和花卉，当阳光明媚的时候，老人和孩子们在这儿晒太阳和玩耍。

也许事实上在建设小区的初期，那个美丽梦想也确实被实施过。因为四年前我搬来的时候，我在秋天的荒草中发现了人工植的草皮的痕迹。那是贴在地皮上的一小块块绿斑，如上好的地毯一般又厚又密。这片草地肯定是有经历的。它有几棵桃杏树，几棵栀子花树，几棵桂花树，还有几棵广玉兰和几丛月季花。这是一批经过了精心挑选的四季飘香且浓淡相宜的花木。假如让它们顺利地开放，那么这片草地一年四季都像一位美丽的新娘。然而我来的时候，这片草地已是花败柳残，荒草纵横，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

我们家住在高高的八楼，是顶楼，没有电梯。搬家的最初几天，我和我丈夫默默无语，相对无言。后来，我们从阳台上看到了那片草地。我说：瞧，楼下还有一片草坪。

我丈夫纠正我说：一片草地。

好吧，就算是一片草地不也很好吗？因为有了它，至少我们与别人不再那么拥挤，不再推开自家的窗子就是别人家的窗

子，伸伸腿就迈到了别人家的阳台上。我试着做了一下深呼吸，觉得比在从前的房子里要爽得多。我说：这片草地使我呼吸很爽。

我丈夫说：明天你还会发现望望这片草地你的眼睛也很爽。

我说：有了这片草地就会有鸟和蜻蜓蝴蝶蚂蚱什么的。

我丈夫说：还会有各种植物，这对孩子很有益。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正常的说话。由这片草地开始。我们开始乐观地承受我们的居住环境。我们说：住顶楼好，苍天之下，万户之上。我们说：每天爬几趟八楼，对身体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我们说：我们等于住在一座小山上。如此等等全都是十分浪漫的理由。日子一长，我们真的渐渐习惯起来。现在我可以一口气爬到八楼，而平常的一般步行我身轻如燕。在房间写作的时间长了，我就会来到阳台上，看看那片草地，休息休息眼睛。每日里与孩子经过草地，我们总要玩耍一会儿。认识一些小小的野花野草。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就和孩子去草地上捉迷藏，观察蚯蚓松土，抓各种星斑瓢虫。

我说的“草坪”一词成了笑话。就好像对一个捡破烂的女乞丐称呼了小姐一样。不过，尽管它是一片草地，杂草丛生，树枝被折断，蒲公英和狗尾巴草几乎遮掩了月季花，可它还是非常地受人们欢迎。老人们仍然喜欢坐在草地上闲聊。一早一晚总有人们在草地上跳舞或者练气功。孩子们尤其乐意在草地上摸爬滚打，他们才不在乎什么是修剪得优雅的草坪，什么是野草地。

我们大家都需要这片野草地，需要一片空旷一些的地方，需要一些绿色植物来滋润我们的呼吸和眼睛，这是显而易见的。

的。

三

一个人的向往有时候是那么巨大，有时候是那么细小；有时候你非常清楚自己向往什么，更多的时候却毫无觉察。真正的理想是融会在一个人的血液里的，你可能说不出来但你不可能不做。你会毫无察觉地为它吃苦，这一切都是身不由己的事。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做菜。记得是做红烧肉。肉块炒红了之后，我放了一点水，便抢步到阳台上摘小葱。这时我发现一辆搬家的大卡车开上了草地，我便不假思索地大声叫道：嗨！

没人理睬我。

我用杂志卷了一个话筒，又大叫“嗨嗨”。楼下卡车上的人终于仰头看我。我示意他们不要轧草地，他们听懂了，但他们装作没有听懂的样子，好像我不是在与他们说话。

我气愤地跑下楼去，对那一伙人说：要你们别轧草地，你们为什么还轧？

那一伙人装傻，不吭声。司机说：我们是搬家公司。他们是民工。

我说：我只是让你们把车退出去。

司机说：我又不是给你搬家！你又没有给我钱！谁给我钱我就听谁的。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搬家可以，但你不该轧草

地。

司机说：路这么窄，怎么走？你又没给钱，凭什么让我这让我那？什么草地不草地，不就是没有铺水泥的地？车不在地上走在天上走不成？你是不是有病？

我说：你不要骂人好不好？

司机说：我一点渣滓都没带，说我骂人可不对。

我气得七窍生烟。我很想十分刻薄地挖苦他一顿可就是找不到比他更恶毒的语言。再一想，这种人就是武汉人所说的“打不湿拧不干的油抹布”，不要指望他能讲道理，算了。我爬上五楼，找到了搬家的主人。主人听我说明来意之后，问：你是居委会的？

我说：不是。

那男人到窗口看了看，说：什么草地？都是野草嘛。

我说：野草地也要靠大家爱护才是。

那男人极不耐烦地说：好吧好吧，下一车注意一点，行了吧？

我说：希望你现在就让车退出去。我们这一片十几栋楼紧紧挤在一起，大家都非常需要这片草地。

那男人变得暴躁起来，说：搬家是一件很忙的事，下一车注意就行了呗！

我想我不能一再地失败，我得机智一些，给他施加一点压力。我说：对了，我忘了介绍自己的身份，我是报社记者。我只是希望我们都有一点环境保护的意识。总之我是劝过你让车退出草地的。

那男人打量打量我，自认倒霉地说：好吧，我让车退出去。

我离开他家的时候心里怪得意的，忽然我想起我的锅里还烧着肉！这一下急得出了一头的汗。我飞跑回家，一路慌里慌张，在六楼楼梯上狠狠绊了一跤。这且不说，等我跛着腿回到了家门口，我才发现我出门并没有带钥匙。房门是被风刮得反锁上的。煤气灶上的火还燃着，锅已经烧得吱吱作响，一股股青烟从厨房的窗口涌出来，楼梯口弥漫着浓烈的肉的糊臭味。我恨不得从楼上跳下去算了。因为平日里极少与邻居来往，求人都不知道姓名怎么叫。只好自己强忍着腿痛，又一次跑下楼去，在生活小区到处寻找锁匠。一般情况总是这样的，平时你不需要锁匠的时候，经常听到他们的吆喝，一旦你急需，就发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急中生智，给了一个鞋匠五块钱，请他替我撬开了门。

房间里满屋都是烟，红烧肉惨不忍睹，锅也烧坏了。我敞开门窗排烟，自己坐在楼梯口咳嗽，哗哗的眼泪也不知是被烟熏出来的还是气出来的。这一天我一直监视着楼下那家搬家的，我想如果大卡车再来，再敢轧上草地，我决不轻饶他们。我发誓我将立刻停下手中写的东西，专为此事写篇稿给晚报。

幸好人家没再轧草地。

四

据说现在的武汉市有三千多个建设工地。如果让我想，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已经十分拥挤的城市还要这么多高层建筑干什么？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出门就看见灰尘漫天。不是在修

补马路就是马路又被挖开了。尤其是最近几年，到处是巨大的工地，水泥的烟尘就像蘑菇云，经久不散地威胁着城市人们的生活。

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出门前想穿漂亮一些，但一看外面的情形，就没有了兴致。一想到漂亮的衣服出门就会被弄脏，一想到回家就得精心洗烫衣服，擦皮鞋，换袜子，一想到自己穿得精精致致而大马路上乌烟瘴气，完全一副文不对题的样子，索性就不打扮了。左是一身牛仔服，右还是一身牛仔服，一穿三四个星期不换洗，虽邋里邋遢，蓬头垢面，但走在大街一点不需要人担心。与整个城市打成了一片。谁会想到在美国西部的大风沙天气里穿的牛仔装现在倒十分地适合中国的城市了。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漂亮衣服总是深藏在衣柜里，青春好年华就这么渐渐地随风而逝。这真是女人的不幸。

所以，我不可能不管那片草地。

五

那是从一个傍晚开始的，开始有小车闯进小路。坐小车上下班的人变得越来越懒，或者虚荣心越来越膨胀，他们让小车一直开到楼的单元门前。他们迫使小路上的行人纷纷退让，然后西装革履地从小车中钻出来，几步就溜进他们的家里。他们肯定觉得自己的这种状态派极了。他们无疑把一切都忘在了脑后，何况小路边的草地？

一辆接一辆的小车碾过草地边缘。日子不长，草地边缘的

镶砖就被碾坏了，边缘部分的草地变得凹凸凹凹。后来下了几场雨，凹凸里积满了雨水，接着又被人一踩，车一碾，草地开始成为一片烂泥浆地。

我和我丈夫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切。

我总不可能每天都跑到小路上去指挥交通，大叫大嚷。

我们最直接的武器是语言。我和我丈夫议论说：这些人太无耻了！我们说：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我们说：好好一块草地，你碾它干什么？知道不知道自己作孽呀！我们尽可能地使用尖锐的语言，但我们也明白再尖锐的语言对那些坐小车的人毫无触动。况且这尖锐的语言还远在小小一户人家的八楼阳台上。所以，议论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再想说话。终于有一天，我们用行动代替了语言。我们想找一些砖头将草地边缘重新镶起来。还没有真正动手，我们的行动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老人们自动聚集过来，群策群力帮助我们。大家认为现在的状况靠个人为草地镶砖是不行的。你今天镶了，他明天就碾了。再说，从哪儿捡得到足够的砖呢？于是老人们找来了居委会的人。

居委会的人到现场一看，气坏了。说：马上就要来检查团了，就是检查绿化的。这是谁搞的？谁搞的谁负责！

当居委会的人弄清楚是居住在这十几栋楼的坐小车的人搞的，他们为难了。他们知道这些人是些什么人。若是黑牌照车，就是一些外资企业的中方经理，大老板，其中还有人是政协委员。其他小车别看不是太豪华，但不是市委就是市政府的车，级别最低也是个局级。居委会的人说：他们都是领导同志，都忙得很，怎么好意思去找他们的麻烦呢？我倒是乐了。我说：那不正好。既然都是领导同志，素质都会很高的，对于

环境保护都会很重视的，损坏了草地也肯定会痛心疾首的。正好找他们赔去。

居委会的人和老人们都朝我摇头。他们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懂什么？找他们赔？他们陪你坐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环境保护是大面上说一说的事情。谁还真的管你什么草地不草地。

我说：既然居委会不愿意得罪大老板和当官的，那居委会就拿一点钱出来修理草地吧。

居委会的人说：你开什么玩笑？居委会哪有这笔开支？居委会也是一级政府机构，每一笔开支都要经过严格的手续，要打报告，要开会讨论，要审批。

我只好请他们恕我无知。在这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居委会也是这么衙门化的，我还以为居委会的作用就在于维护一方的安全和环境。

不过，大家对这片草地的关心终归是一致的。所以关于维修草地的马拉松讨论始终没有停下来。最后我们想出的办法是集资。集资买一些石条，请几个民工，把整片草地围起来。小车自然是不敢碰石头的。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不错。

我们很高兴，觉得正义的事业总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心里很温暖。一问围个草地的钱也不贵，大约需要两三百块钱。我们就自告奋勇地表示这钱由我们来出。我们只是想，这样的话事情就会很简单，草地很快就会弄好。

想不到的是群众竟然不答应。

居委会的人一听我们要出钱，就刨根挖底地追问：你们这是为什么？你们是做什么的？在哪个单位工作？

因为我们实在不愿意把这么一件小事闹到单位里去，免得日后被同事们当作玩笑。所以我们支吾说：我们只是想保护这

片草地。我们暂时没有单位，我们留职停薪了。

居委会不满意我们的回答。对我们有了一丝怀疑。有了怀疑就好像不太想用我们了。老人们倒不怀疑我们，但他们更慎重。他们说：钱这个东西是不能乱来的，乱来要犯错误的。你们随便出钱，居委会肯定不会同意。好像这片草地是私人的一样。将来出了问题说不清。再说，谁损坏了草地谁就应该出钱。这十几栋楼，家家户户都应该出一点钱。众人拾柴火焰高。集资的同时又加强了保护环境的宣传。

我和我丈夫面面相觑。我们没想到做一点小事还要考虑这么多的方方面面。我们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大家不要把事情弄这么复杂。只是让我们把草地修整修整就行了。

我们还诱导说：你们看现在我们国家搞改革开放，办事最讲究效率了。我们应该适应这个潮流。让这片草地很快地美好起来。

老人们倒有一点动心的样子。可是居委会的人说：我们当然要坚持改革开放了。但是土地是国家的，私人不能随便动它。

居委会支持和表扬老人们的观点。我们快快而归。

但是一天天眼看着草地被糟蹋，我们便屈服了。我们同意实施集资行动。没想到集资行动一开始，细节上面又出现了问题。大家要求居委会出具一批盖了大红公章的集资通知，居委会不同意。居委会希望把这次行动搞成民间的。因为假如居委会出具了通知，有的人就可以向有关部门告状，告这个居委会乱集资乱摊派。

我再次忍不住惊讶。我说：一家才两块钱，至于告状吗？

居委会的人严肃地告诉我：现在的人，只要牵涉到个人利

益，哪怕一分钱，那都是要告状的。居委会已经屡次被告，比如一家收过一块钱的灭鼠药费就被告了。

我只好再次抱歉，为我再次的无知。可此时居委会的人对我已无多大的好感，话里藏话地说：现在的人都很会装样，一个个看起来都通情达理，实际上告小状的事就是他们干的。

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好笑笑，受下这个委屈。因为这是我们自找的。

笑笑之后我们只好开始我们的民间行动。

我原以为这种行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保护我们自己生活区的一片草地，我想凡与之有关的人家都会不好意思拒绝。结果我到第一户人家就大败而归。人家说：现在搞邪完了！都找借口乱收费！什么草地不草地！草地又不是我家的！草地有国家管！再说是一片什么破草地，长满了野草，保护个什么？保护了又与我有什么关系？简直太可笑了！如果想要我家拿出两块钱来，行，请把有关部门的文件拿出来给我看一眼。第一要有文件，第二要开发票。

两块钱在武汉市被俗称为两角钱。两角钱人们还要文件和发票。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感到万分的沮丧和气馁。

历时一个多月的策划终告失败。

在一个比较黑暗的夜里，我和我丈夫偷偷地埋了几块石条，在草地被践踏得最厉害的地方。许久没干这种活了，我的手被打起了几个血泡，指头也被石头碰破了，几滴血洒在那片可怜的野草地上。

小车在小路上不敢撒野地开了。一上小路，它们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石头碰坏了它们那身华贵闪亮的金属漆。有的车干脆不进小路了。这使我们多少得到了宽慰。我丈夫说：血到